

独幕话剧

节 春 闹

段 承 滨 著
王 培



吉林人民出版社

內 容 簡 介

这是一出独幕喜剧。剧本反映了我国农民在生产大跃进中的高涨的革命干劲。

正月初一，也是陈海山六十五寿辰的那天，陈德亮为了庆贺父亲这个喜庆的日子，便想把女儿陈凤英留在家里做年菜，办寿筵，可是，身为突击队员的陈凤英在“打破常规过春节，提前完成水利化”的号召下，怎能在家里呆得住呢？于是父女之间展开了一场喜剧性的冲突。最后，陈德亮在父亲陈海山的严厉批评和实事的教育下，终于认识了自己的错误的保守思想。

鬧 春 节

72清矣

段承滨 著
王 培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北京大街) 吉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号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吉林省分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4 字数：16,000 印数：15,000册

1958年8月第1版 1958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91·159

定价(7)：0.09元

開 春 节

(独幕话剧)

段承滨
王 培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58·长春

时 間 在全国人民快馬加鞭、力爭上游的日子里。清晨。

地 点 長白山脚下某农村。

人 物 陈海山 六十五岁，一个因患腰痛病才脱离生产的老农民。

陈德亮 四十五岁，生产队员；陈海山的儿子。

陈鳳英 十八岁，生产队员；陈德亮的女儿。

李秉刚 二十岁，生产队员；領唱旁歌的能手。

布 景 东北常見的农村院落。正面是兩間草頂房；門框上貼着春聯“开荒山增加生产”“修水利建設山区”，橫批“劳动光荣”。屋子两边各有一排木棚，上面挂些农具之类。左面是一座仓房，荊条編成的門上貼着“福”字，門的上端挂着个大鈴鐺；观众可以看見仓房內的一部分。院子的右方有一盘磨，还有小木凳等。正房的台阶和窗台上摆着一些盆盆罐罐。庭前小凳旁放着一堆榆树条和剛編好的土筐。正房窗下放着一个炭火盆及几个盆、碗。

幕开时，場上空无一人。稍停片刻，只听仓房門鈴“叮当”一响，陈德亮手捧一滿盘黏豆包从仓房里走出来。

陈德亮 （希望有人来帮忙） 鳳英，鳳英！

不見人来，只好捧着盘子快步走进屋里去。

喘口氣的工夫，他又匆匆地从屋里出来，跑进仓房里去。稍停，他端着豆腐，挟着白菜，拎着油瓶走出来。

陈德亮 （大声地） 鳳英，鳳英，……这个瘋丫头，雞还没叫，人就没影儿啦！（赌氣走进屋里）

再喘口氣的工夫，他又一阵风似的从屋里出来，跑进仓房里去。

稍停，陈鳳英拿着藤籠走来。她检查了一下放在地上的筐籃的質量，然后，坐在石磨前的小木凳上往筐上装繩子。

陈鳳英 （輕輕哼着自已新編的山歌）

一根扁担长又长哟，

一头拴一个圆筐筐；

哥哥挑土不打晃哟，

赛过那打虎的武二郎……

仓房門上的鈴鐺一响，陈德亮手捧着五条已冻的鯉魚从仓房里出来，快步走到炭火盆旁。

陈鳳英（吓了一跳）哟！……（看明白父亲在忙着办年菜，故意地）

爹，您抱鯉魚去上供啊？

陈德亮沒吭声，只白了她一眼。

陈鳳英 爹，人家跟您說話呢！

陈德亮 我这儿烧火哪！

陈鳳英（故意打岔）您耳朵上火啦？

陈德亮（随意地）对，听不大清楚。

陈鳳英（大声地）您抱鯉魚去供神仙啊？

陈德亮 南崗的土地庙都改成砖瓦窑了，誰还信什么神佛！

今天是你爷爷的生日。

陈鳳英（掩飾着不滿）我知道，今天还是大年初一，家家户户吃“嚼谷”哪。

陈德亮 我看你是明知故問。快点着炭盆烧点水！

陈鳳英 您渴啦？

陈德亮 我渴个啥？！快烧点水，我把这冻魚調理調理。

陈鳳英 人家占着手哪！

陈德亮 誰指使你大年下編筐的？你不能騰出手来！

陈鳳英 我两只手还嫌不够用哪，我騰哪只手？昨晚点灯熬油地赶忙編完四个筐，这会儿就缺繩子了。

陈德亮 嘿！編筐也成了大事啦！（看鳳英不动，只好自己动手生火）

陈鳳英 就是大事。沒有这些筐子、繩子，我們用什么去挑土，用手抓？

陈德亮 那怪誰呀！我早就說过，修这么大的水庫，工具不够用，土冻得当当的，一鎬一个眼，这不是白搭工！

陈鳳英 白搭工，哼，非干出个样来不可！

陈德亮 大年初一的，你們簡直瞎折腾！

陈鳳英 瞎折腾？！……昨晚上生产队开会，大伙儿都同意“打破常规过春节”，怎么是瞎折腾？

陈德亮 誰同意了？我就沒同意！

陈鳳英 別提您了，因为这个秉刚对您还有意見呢！

陈德亮 你少提秉刚，你一提他我就冒火。昨晚上开会，我刚說了一句“大年初一干活儿，沒听說过！”这小子就頂我，說我什么“保守”“沒干劲儿”……我看哪，誰也沒这干劲儿，就秉刚这小子要在人前拔尖！……

陈鳳英 您可別这么說，人家张二叔、金大哥、崔大爷、李大爷……就連不爱干活的郑瞎子都保証大年初一不誤工，就是您蹲在炕头抽烟袋。

陈德亮 我不爱听他們瞎吵吵。这些人平日不干活，一开会尽說些个“过年”話。說是說，干是干，就說郑瞎子这小子吧，昨天后晌我在供销社还看見他裝了三斤酒，今儿他要能离开热炕头，算我白吃了四十多年盐。

陈鳳英 您这回可看差了点儿啦，郑瞎子跟秉刚說：“去年我坐牛車干活，今年我要騎上快馬奔社会主义！”人家干劲可大啦。

陈德亮 （不相信）嘻嘻……他打那儿来的这股邪劲儿？

陈鳳英 自打乡里开了生产大跃进大会，人家的劲头就起来

了。(想說服他)您想想，咱們这座山区两年要过黄河，五年要渡长江，一年要完成十年的任务，大跃进嘛，大伙儿不蹦高干，行嗎？

陈德亮 (自信地) 咳，咱們社里的事，就是一年一个章程。

前年是大高潮，去年是大生产，今年又来个大跃进，哪年开春都来这么一通开場鑼鼓，还不是那么回事儿。

陈鳳英 哼！您这点觉悟真赶不上八个孩子的崔二嫂，人家在擂台上还要赛过穆桂英哩！

陈德亮 穆桂英，还楊宗保哪！

陈鳳英 (賭氣走) 我不跟您說了。

陈德亮 你上哪儿去？

陈鳳英 我把牛車給您牵来。

陈德亮 我要牛車干啥？

陈鳳英 人家郑瞎子騎上快馬了，您該上牛車了唄。

陈德亮 你这张嘴呀，就会耍嘴皮子！鳳英，你留在家帮我嫩魚、炒年菜，等你爷爷回来咱們爷儿三个好好吃頓团圓飯。

陈鳳英 青年突击队都快集合了，我再晚就不赶趟了。(欲走去)

陈德亮 鳳英，你等等！(跑进仓房里，很快又跑出来，手里拿着个大灯籠)

陈鳳英 大灯籠！

陈德亮 (举起灯籠) 怎么样？这是专給你买的。

陈鳳英 过年我都十八了，不希罕这玩艺儿！

陈德亮 (抖开一件花布衫) 供销社新运来的，快套上吧！

陈鳳英 人家去挑土，穿新衣服干啥？

陈德亮（看她不要，教训地）今儿大年初一，又是你爷爷的整寿日，他能放你去干活吗？你爷爷每逢这天，准要弄上几盘菜，打上半斤烧酒，谁要搅了这大喜的日子，他非骂人不可，爷爷的脾气你还不知道！

陈凤英（感到有些为难，思考着）爷爷呢？

陈德亮 一大早就没影了，八成是到供销社装酒去了。

陈凤英（思索着）我又不喝酒，留下我干什么？……

陈德亮 你是爷爷的宝贝疙瘩儿，大年初一的，他能离开你？

陈凤英（决定）您告诉爷爷吧，咱们家有人破常规了。（跑走）

陈德亮 你等等。（追过去）

陈凤英 我找秉刚来取筐。（跑下）

陈德亮（嘟嘟囔囔地坐在炭火盆前面调理鲤鱼）哼，破常规，破常规，大年初一干活，开天辟地这还是头一回哩。（揪着鱼尾巴洩氣地）跃进，大跃进，再跃进我也吃了你。（使劲刮鱼鳞）……哼，年青人的尾巴都翘高了！上了几天学，认识了八个半字，连亲爹的话都不入耳了！开口闭口总是李秉刚。（李秉刚恰好走来，见他念叨自己，急忙闪躲到木栅后面）大年初一吵吵干活是李秉刚，十冬腊月修水库也是李秉刚，屎窝螂放屁也成香的了。呸！昨晚上开会你也配说我是“老保守”。弄庄稼活那阵子，你小子还穿着开裆裤哩！（拿起筐篮）土筐编的挺不错……（心生一计，得意地笑了笑）过了春节再使它吧。（先把没用完的藤绳掖在裤腰里，再把四隻筐篮藏到房后去）

李秉刚从木栅后面走出来。

李秉刚（看着他去的方向）陈大叔这是怎么啦？！一个劲儿的骂

我……（思索）噯？他把麻繩跟筐藏起来干什么？！

传来陈德亮的声音：“这个死猪，硬把草垛拱翻个了！”

李秉刚发觉陈德亮向这里走来，来不及走掉，就急忙藏躲到仓房里面去。

陈德亮（边说边走来）讓你們打破常規吧，沒有土筐就用手抓！（看見仓房門未鎖）弄得我把門也忘鎖了，这丫頭。

（鎖上仓房門）什么味道——？唔，糊巴味，……糟了。

（急忙跑进屋里去）

李秉刚（从仓房的木格窗戶中露出臉来）得，我算是蹲上笆篱子了。（意指坐監牢）

陈鳳英（在外面）爹！爹！

李秉刚 得，鳳英来了，叫她看見这算怎么回事啊！（不知怎么办才好）

陈德亮在屋里应声：“有話說吧！”

李秉刚怕被陈德亮听见，在仓房內 小聲“噓、噓”地叫鳳英，可是，鳳英沒听见。

陈鳳英 您出来！

陈德亮在屋里：“占膺手哩！”

陈鳳英 秉刚到过咱家嗎？

秉刚：“噓、噓”。

陈德亮在屋里：“門神爷守在这儿，他不敢来啊！来了我就給他点好看的！”

秉刚听见此話，伸了伸舌头，再不敢也不好露面了。

陈鳳英 爹，您跟爷爷說吧，我到工地去了。

秉刚直着急，但又不敢高声叫。

陈德亮：“你高兴去就去吧！”

陈鳳英（自言自語）他一准是先去集合了！（发觉筐籃不見了）

噯！我的土筐呢？……（四下尋覓不見）我明明撂在这儿的

……秉刚又沒来……誰会把土筐拿 走？……（看看屋里）
爹的口气不对啊，“你高兴去就去吧！”（似有領悟）我明白了，这是誠心不讓我去啊！（又尋覓一番）到底藏在什么地方？真急人！（注視着擺在地上的鯉魚）对，你藏我的，我也藏你的，叫你吃不上，你也得去干活。（把魚和盘子藏在牆下的一个破瓦盆里面）

秉刚注意着这一切，趁机刚想大声叫鳳英，忽然 陈德亮出来了。

陈德亮 （大搖大擺地走出來） 鳳英，別卖呆儿了，快来帮 帮手吧！你把白菜洗一洗。

陈鳳英 ……（觀察着父亲的表情）

陈德亮 （发觉她看着自己，沉着地） 你老看着我干什么？怕忘了你爹是怎么的？

陈鳳英 您別装假，我的土筐哪去了？

陈德亮 （装着不解） 什么土筐？

陈鳳英 就是我才編好的四只土筐，您沒看見？

陈德亮 我給你看筐，給我多少分？

陈鳳英 您甯瞎扯，那筐沒人拿，也不会飞呀！

陈德亮 那可沒准，連大年初一都干活，“破常規”嘛，土筐就許自个会飞！

陈鳳英 爹，您还給我土筐。是您拿去了。

陈德亮 我拿它干啥用！土筐又頂不了年菜。

陈鳳英 准是您藏起来了！

陈德亮 我热菜还嫌沒工夫，藏你的土筐做什么？

陈鳳英 我心里明白，您是誠心扯人家后腿。

陈德亮 越說越不象話了！

陈鳳英（撒嬌）您還給我！

陈德亮 我沒拿，沒有工夫跟你瞎扯，我還得做年菜哪。

（欲拿鯉魚，忽然發現不見了）咦？！我的魚哪去了？！（東瞧西望地）我的魚哪？

鳳英在旁故作鎮靜。

陈德亮（看看鳳英）鳳英，你看見我的魚了嗎？

陈鳳英（也裝做不覺）什麼魚？

陈德亮 鯉魚唄！我放在這兒，你看見了嗎？

陈鳳英 我給您看鯉魚，給我多少分？

陈德亮（着急）別廢話，還給我！

陈鳳英 我沒看見。

陈德亮（更急）沒看見？！這兒又沒別人，鯉魚會自个跑嘍？

陈鳳英（逗父親）那也說不定，（學父親的口吻）連大年初一都干活，“破常規”嘛，鯉魚就許自个會跑。

陈德亮 你胡說。

陈鳳英 您剛才也這麼說過的嘛。

陈德亮 我……我……魚准是你藏起來的，還給我。

陈鳳英 您還是把筐給我吧。

陈德亮（忘了）我給你筐，你把——（忽然）誰拿你筐了！
我不知道！

陈鳳英 您不知道？您故意不叫我上工，把筐給藏起來了。

（忘了）您不給我筐，我也不給您——（忽然）炒年菜。

陈德亮（比划着）这么大的四个筐我能藏到哪儿去？

陈鳳英 您藏在……（肯定地）倉房里。（看見鎖着）您還給鎖上了。

陈德亮 你算賴上你爹了，（掏出鑰匙來）你自个到倉房里去找

吧！（打开仓房門，恰好和秉刚碰个正着，吓一跳）啊哟！誰？
你……秉刚……你藏在仓房里干什么？出来！出来！

陈鳳英（也奇怪）秉刚？！……

陈德亮（看見秉刚就想起昨天鬧氣的事）你別搭碴，讓他說，摸到咱家仓房里干什么来了？

李秉刚（不知所措）陈大叔，您先別上火，我……是这么回事……刚才……（难于說出躲起来的原因）我……刚才我来的时候……真是的，我到仓房里干什么来了？

陈德亮 是我在問你！

李秉刚（尷尬地）这不是鳳英在这儿嗎？真是的，我到仓房里干什么来了？

陈鳳英（忙接）你……哦，咱們这些日子不是除四害嗎？

李秉刚 对了，对了，早起我在仓房后菜地里瞅見一只这么长的地老鼠，我一踩脚，它一溜烟地就鑽进仓房里来了，我随后……随后我也进来了。

陈德亮 你少耍舌头，仓房門上着鎖，你怎么进来的？

李秉刚（有口难辯地）我……

陈德亮 沒話了吧，我就知道你是带着三只手来的。

李秉刚 我长着三只手？

陈德亮 別装傻，我們家丢东西了！

李秉刚 丢东西了？

陈德亮 快把五条鯉魚拿出来！

李秉刚 魚？誰的魚？我沒見着啊！

陈德亮 轉眼工夫就沒有了，它会长翅膀飞了？

李秉刚（搭訕着）飞了……那……那我拿鳥枪去。（欲溜走）

陈德亮 站住，今天要不見这五条魚，你就不用想离开这道

門。

李秉剛（看他真急了）我沒碰您的魚，您的魚……（看着鳳英，鳳英用手示意：“不要說出”）哦……您的五條魚是長翅膀飛了！

陳德亮 李秉剛，你大年初一瞎折騰不要緊，干什么禍害別人啊！連個好年都不讓人安穩過！怕我不上工，把我的年貨給藏起來了，這是存心跟我過不去啊！

陳鳳英 爹，您別越說越得理了，秉剛哥是來取土筐的。

李秉剛（狠狠地敲打自己的頭）看我這個記性，我是來取土筐……

陳德亮 別打岔，快還給我五條魚！

李秉剛（記起了大事情）哎喲！您把我吓糊塗了，田隊長派我來取那十把洋鎬的。

陳德亮 十把洋鎬存在我家里，錯不了。

李秉剛 陳大叔，生產隊都快集合了，咱們走吧！

陳德亮 誰愛集合誰集合吧！（堅決地）我今天准定歇工了。

李秉剛（无可奈何）您可得交出洋鎬來啊！

陳鳳英 誤了大伙干活，可是大事。

陳德亮 洋鎬都在東牆根擺着哩，還要我去扛來？

李秉剛 我去，我去。（跑去取洋鎬）

陳德亮 秉剛，我的五條魚……

陳鳳英 爹，您放人家走吧，人家有事……

李秉剛跑過來。

李秉剛 大叔，洋鎬擱在哪儿了？一把也沒有啊！

陳德亮 東頭的牆根下，一把都不少。

李秉剛 您去找找看，一把也沒有。

陈德亮 你眼挂帘子啦？这么一堆洋镐会看不见。（边叨咕边去取镐）

陈凤英 秉刚，你怎么跑到我们仓房里来了？

李秉刚 我刚才来的时候，大叔正在骂我呢，还是为了昨晚上开会的事。我正想回去，可，他正进来，我就溜进仓房里去了。

陈凤英 唔……

李秉刚 凤英，你藏起你爹的五条鱼干什么？

陈凤英 怎么？你看见了？

李秉刚 我在仓房里看得明明白白的。

陈凤英 就这么一回事呗，他反对大年初一去干活，还想扯住我在家熬鱼、炒年菜。

李秉刚 你还给他，别让大叔着急。

陈凤英 他把人家的生产工具都给藏起来了，我偏不给。

李秉刚 生产工具？全都藏起来了？对啦，刚才我看见他把

……

陈德亮纳闷地走回来。

陈德亮 我明明记得是摆在东墙根的。（又在院内各角落寻觅一番）这真是怪事了！（推开仓房门走进去，很快又走出来）仓房里也没有啊！

李秉刚 大叔，田队长等得着急了！

陈德亮 你容我想想看，（思索）昨儿老黄头在这卸爬犁，存在这几十把洋镐，我接过手来搁在……是搁在东墙根下啊！

李秉刚 您别指手划脚了，大伙儿都等着这十把洋镐刨冻土哩，这十把新镐虽说震手，可是，连郑瞎子都抢着说：

“新鎬震破手算什么，就是震破天灵盖，也得把水库修起来！”您拿出来吧！

陈鳳英 爹，您別拿正經事鬧着玩！

陈德亮 誰拿正經事鬧着玩了？

陈鳳英 您把洋鎬放在哪儿了？

陈德亮 我……我也在納悶兒啊！今儿咱們家出了邪事了，一会儿土筐不見了，一会儿鯉魚沒影了，这么十把沉甸甸的洋鎬，也会长翅膀飞了？

李秉刚 大叔，依我說，你就別拿“大跃进”开玩笑，痛痛快快交出洋鎬来吧！

陈德亮 洋鎬存在我家不假，可我沒藏起它們来啊！

李秉刚 我知道您怕大年初一破常規，自个不干活儿不好意思，总想扯住一伙人搭伴，对不对？

陈德亮 你說什么？我想扯住一伙人搭伴？！

李秉刚 你寻思怎么的？您那点思想在昨儿的队会上就摆出来了，（摹仿陈德亮的腔調）“連我八輩祖先都算上，誰也沒听說过大年初一不歇工，这样大跃进，可真是‘大要勁儿’……”

陈德亮（老羞成怒）去年的皇历了，你老翻它干什么？誰爱干誰就干唄，我扯別人的后腿干什么？

李秉刚 您藏起十把洋鎬就是这个主意。

陈德亮 誰藏起洋鎬，天打五雷轟！

陈鳳英 爹，大年下的，您这是干什么？

陈德亮 我陈德亮活了四十多年，从来沒藏过別人的东西。

李秉刚 大叔，您这张保票写得早了。

陈德亮 李秉刚，你別在我面前疑神疑鬼的，我这号老庄稼

人，能拿干活的家伙鬧着玩嗎？

李秉剛 光斗嘴沒用，等我找点凭据来！（跑向房后去）

陈德亮 年初一大早就碰上这么多疙瘩事，这一年別想順心了……

李秉剛抱着四隻土筐从房后走来。

陈鳳英 这是我編的土筐啊，你在那儿找到的？

李秉剛 屋后的乱草堆里唄！

陈鳳英 誰藏起来的？

李秉剛（用眼盯着陈德亮）大叔从来沒藏过別人的东西，你可別冤枉好人。

陈鳳英 爹，你这叫干的什么事呀！

陈德亮 土筐是我藏起来的，怎么样？这是我們家的家务事，你管不着。

李秉剛 可是您藏起生产工具，妨碍大家生产，我就要管！

陈鳳英 爹，您藏土筐不管啥，您藏十把洋鎬可是太不对了！

陈德亮 大年下的，您們串通好了存心窩囊人，是不是？

李秉剛 我們沒有存心窩囊人，我看是你存心破坏生产！

陈德亮（喊叫起来）我陈德亮破坏生产？李秉剛，你这是血口噴人啊！我家老爷子赶上大年初一过生日，家里人手不够，我想留下鳳英帮我調理年菜，这也成了罪过了。

李秉剛 我說的是十把洋鎬！

陈德亮 我是給你們看洋鎬的？給我下多少工分？

陈鳳英 爹，看您，动不动就把工分挂在嘴边。

陈德亮 我干脆告訴你，什么新鎬旧鎬的，我一把也沒見着。

（氣冲冲地走进屋里去）

陈鳳英 (追进屋里去) 爹，您这就不对了，……(屋内爷俩吵吵的声音)

李秉刚见院内无人，想了一想，急忙掀开瓦盆，抱着鱼跑出去了。

稍停，陈鳳英闷闷不乐地走出来。

陈鳳英 秉刚，秉刚。(四顾无人，只好倚在磨盘边上)

屋里传来敲锅碰勺的声音，夹杂着陈德亮发牢骚的声音：“說我破坏生产？乳毛还没乾哩，就学会甩大帽子了……”

陈鳳英 (无聊地哼着歌子)

一筐筐黑土肩上挑，
这山要比那山高；
哥哥迈步要稳重，
肩别动来膀莫搖。

李秉刚走回来。

李秉刚 (学着她的调子)

穆桂英能把山歌唱，
我武松何必去景阳崗……

陈鳳英 人家心里憋屈死了，你倒挺高兴啊！

李秉刚 憋屈什么？你到水库看见大伙儿的干劲，包你心里发亮。

陈鳳英 碰上我爹这号死脑筋，真叫人没法。

李秉刚 你急什么，我取镐的任务没完成，还没着急哩！

陈鳳英 哼！你没急，给人家扣上了一个破坏生产的帽子，还说没着急！

李秉刚，我刚出门，就寻思自个不对劲了。鳳英，我真想给大叔陪个不是。

陈鳳英 你去吧，我爹正坐在炕上发脾气哩！